

珍藏本

楚留香傳奇

②



楚留香

古龙作品集

楚留香传奇



珠海出版社



左一 卧龙生,左三 诸葛青云,右一 古龙。

审读 宁宗一 黄克成 平

伊紫卜 健 刘国辉

策划

主编 罗立群

封面设计 唯唯 郭红松

中华武侠小说学会推荐作品

(共分五十九册)

走过来的人有五个，身上都抱着很厚的风毯，头上系着蓝色的头巾，黝黑的脸上，已被风霜烈日磨练得比砂石还粗糙，眼睛却锐利如鹰，一双双筋骨凸出，紧握着刀柄的手，像是岩石般稳定坚固。

他们身上穿的衣服虽宽大，但行动却甚是轻快矫健，楚留香瞧着他们，他们已走到面前。

当先一人满脸青渗渗的胡子，一双闪着光的眸子里，带着种鬼火般的惨碧色，在每个人脸上一转，就瞬也不瞬地固定在楚留香脸上，就算有八百人都穿着同样的装束，他也用不着再瞧第二眼，就能认得出谁是其中的领袖。

楚留香含笑施礼，道：“齐古阿塔。”

他叽哩咕噜说了一大篇，说的正是大漠上牧民见面时，通常请安问好的话，他苦练了许久，自觉说得已经很标准了。

谁知这人却像是一个字也听不懂，又瞪了他半晌，忽然道：“各位是从哪里来的？要到哪里去？”

他说的反而是标准的官话。

楚留香只有苦笑，道：“在下等来自张家口，到这里本为的是做些小买卖，谁知人生地不熟，不但将驼马都失散了，而且人也受了伤，所以……”

他不停地说着，那人只是淡淡的瞧着他，既不插嘴，也不来辩驳，但楚留香自己却说不下去了。

他自己也发现说的这话，实在难以令人相信。

他们这八个人，有男有女，有丑有俊，但无论要谁来看，也不会相信他们其中有一个是做生意买卖的。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在下等都是中原武林中人，此番出关，为的本是寻找三个朋友，谁知却节外生枝，遇着了一些麻烦事。”

他这次说的倒句句都是实话，怎奈这些人还是冷冷的瞧着他，还是连一个字都不愿相信。

那青胡子的利眼又在他们面上一转，沉声道：“各位遇着的是什么事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件事说来话长，而且和各位无关……”

青胡子厉声道：“你怎知道和我等无关？此间纵横数千里内外，无论哪里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说不定都和我等有些关系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……却不知各位是什么人？是……”

青胡子喝道：“现在是在问你的话，不是你在问我。”

楚留香已发觉这人难对付的很，也忍不住开始摸鼻子了，这是他的老毛病，胡铁花也是被他传染的。

青胡子忽然指着一点红和曲无容，厉声道：“这两人受伤都不久，是谁伤了他们？”

胡铁花早已沉不住气了，大声道：“他的手是被我不小心砍伤的。”

青胡子冷冷一笑，道：“阁下两眼俱在，又怎会不小心将自己朋友的手砍下来？这种话说出来，只怕连三岁童子也无法相信。”

胡铁花怒道：“我管你信不信？只要我说的是实话，你不信也活该。”

青胡子厉声道：“你们自己说话前后不符，又怎能取信于人？”

他忽然挥了挥手，喝道：“来人，搜他们的身！”

叱喝声中，身后的四条大汉已闪身而出。

胡铁花已气得脸色发青，仰天狂笑道：“你要搜我的身？我这辈子倒还未被人搜过身子哩！”

楚留香忽然重重捏住了他的手，微笑道：“无论什么事，总有第一次的。”

胡铁花嘎声道：“你能忍得下这口气？”

楚留香只笑了笑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胡铁花随着他目光瞧过去，这才发现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已有数十条大汉将他们包围住了。

胡铁花忽然也笑了，道：“假如楚留香能忍得下去，胡铁花凭什么忍不下去呢？”

姬冰雁也笑了，微笑着道：“小孩子终于长大成人了，这倒真是可喜可贺。”

三个人拍了拍衣服，竟同时笑道：“你们来搜吧！”

楚留香接道：“在下非但身无长物，而且简直可说是囊空如洗，各位搜过之后，一定会觉得失望得很。”

谁知方才已走过来的四个人，此刻竟已停下了脚步，青胡子的手高高举起，也始终未曾落下。

楚留香刚觉得有些奇怪，青胡子忽然道：“阁下真的囊空如洗？难道连一粒黑珍珠也没有么？”

这句话说出来，楚留香眼睛立刻一亮。

胡铁花只听见“珍珠”二字，忽然想起还有粒“极乐之星”在囊中，立刻放下双手，在大声道：“你们究竟想搜什么？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？”

青胡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人纵有天大的胆子，主意也不敢打到楚香帅头上的。”

胡铁花怔了怔，道：“你认得他？他的名头真有这么大？”

青胡子也不答话，却向楚留香拜了下去，道：“不知者无罪，但望楚香帅恕小人无礼。”

楚留香赶紧去扶他，嘴里问道：“你就是黑珍珠的……”

青胡子道：“小王爷若能见到楚香帅安然无恙，一定不知道有多么欢喜。”

大家听到这人就是黑珍珠属下，他们踏破铁鞋寻不着的人，得来竟全不费功夫，不禁又是惊奇，又是高兴。

只听青胡子叹了口气，接着道：“只可惜楚香帅虽到了这里，小王爷却已入关……”

楚留香失声道：“入关？他几时入关去的？”

青胡子道：“小王爷为了怕楚香帅有什么危险，是以许多天以前，就已入关去查楚香帅的消息？”

楚香帅面上也忍不住露出惊疑之色，道：“他怕我有危险？他去

查访我的消息？”

青胡子道：“小王爷见到那匹珍珠驹空骑而回，就认定香帅必有危难，简直连一时半刻也等不及，立刻就急着赶去。”

他忽然神秘地一笑，道：“小王爷对楚香帅的关切之情，香帅你难道会不知道么？”

楚留香却已听得怔在那里，也未留心他这句话里有什么含意，沉思了半晌，才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那匹马果然是神驹，寻常人怎能驾驭得住，我早已该想到它会抛脱笼头，逃回来寻访旧主人的。”

胡铁花忍不住道：“咱们这么多人都找不到，他一匹马反而先找到了么？”

青胡子道：“大漠之上，谁不知道那匹珍珠驹乃是小王爷的坐骑，无论谁见到它，都会将它送回给小王爷的。”

他傲然一笑，接着道：“大漠上的恶徒匪人虽有不少，但纵横千里以内，又有谁敢打小王爷爱马的主意，就连那神奇莫测的石观音，等闲也不敢来惹咱们的。”

提起“石观音”，众人面上却变了颜色。

青胡子却微笑着接道：“各位也许不知道，除了咱们这些老王爷的旧部外，大漠上愿为小王爷效死的人，还不知有多少，石观音武功纵然厉害，但她若得罪了小王爷，以后无论想在这里做什么事，只怕都困难得很了。”

楚留香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看来‘沙漠之王’这四个字，果然是名下无虚。”

胡铁花忽然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咱们若是骑了那匹珍珠驹，岂非早就见着你们的小王爷了？”

青胡子叹道：“各位若是骑着那匹珍珠驹来，小王爷也不会着急了，他知道香帅对这匹神驹也爱护得很，所以认定香帅若无危难，绝不会让它空骑而回的。”

胡铁花瞪了姬冰雁一眼，悠悠道：“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弄巧反而成拙，由此可见，大人做的事，有时也会连小孩子都不如的。”

姬冰雁面上全无表情，只是冷冷的瞧着青胡子，冷冷道：“听你说来，你们的小王爷对楚留香倒是关心得很了？”

青胡子面上却又露出那种神秘的微笑，道：“实在是关心极了。”

姬冰雁厉声道：“那么他将楚留香的亲人掳劫而来，却又为的是什么？”

青胡子竟怔了怔，道：“掳劫楚香帅的亲人？哪有这种事？阁下只怕是误会了。”

他神情郑重，看来竟不似有半分虚假。

楚留香失色道：“蓉儿她们难道竟没有到这里来？”

青胡子沉吟道：“蓉儿……香帅说的，可是一位苏姑娘、一位李姑娘，一位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楚留香已急着道：“就是她们，你瞧见过她们了？她们此刻在哪里？”

青胡子道：“苏姑娘她们自然也跟着小王爷一齐入关去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她们……她们都还好么？”

青胡子笑道：“这三位姑娘，都是又聪明、又活泼、又美丽，而且脸上永远带着微笑，像是从不知道世上有什么愁苦的事，也令人将忧愁全都忘去。”

他眼睛忽然望向姬冰雁，道：“但阁下怎么会说她们是被小王爷掳劫来的呢？”

姬冰雁这时也有些糊涂了，情不自禁，也摸了摸鼻子，道：“难道不是么？”

青胡子微笑道：“自然不是，她们三位不但都是小王爷的贵客佳宾，而且简直可说亲蜜极了，四个人连睡觉都舍不得分开，也不知哪有那么多话好说的。”

这句话说出来，大家又怔住了，楚留香、姬冰雁、胡铁花、三个人面面相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过了半晌，胡铁花终于试探着问道：“你说他们睡觉也在一起？”

青胡子笑道：“正是出则同车，卧则同床。”

胡铁花叹了口气，瞧着楚留香苦笑道：“看来这位小王爷的本事倒真不小。”

楚留香只觉嘴里有些发苦，也不知该说什么。

忽听琵琶公主道：“你们这小王爷，究竟是男的？还是女的？”

青胡子像是怔了怔，失笑道：“自然是女的，只不过老王爷没有少爷，是以从小就将她打扮成男孩子模样，而且叫小人们也得要以小王爷相称……香帅难道还不知道？”

楚留香只有拼命摸鼻子，胡铁花忍不住大笑起来，只有琵琶公主，脸色却难看得很，瞪着楚留香道：“看来关心你的人倒真不少。”

帐篷外寒风如刀，帐篷里却温暖如春，再加上烤肉和羊奶酒的香气，胡铁花简直将所有烦恼全都忘了。

但楚留香却没有这么开心，他只觉得问题简直越来越多了，姬冰雁瞪了他半晌，忍不住道：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现在弄明白了么？”

楚留香苦笑道：“还不大明白。”

胡铁花笑道：“你最好将这件事从头到尾，仔仔细细地再说一遍，让咱们大家替你解决。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件事开始时，是我要黑珍珠去通知蓉儿，叫她快些回去，只因那时我随时都可能有杀身之祸，实无余力再照顾她。”

胡铁花笑道：“看来这位黑珍珠非但将你的话带到了，而且亲自护送蓉儿回去，两个人一路上谈谈说说，就交成了朋友。”

楚留香叹道：“看情形只怕正是如此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但这位黑珍珠又怎能将蓉儿她们说动，要她们一齐跟着她出关来呢？她又是为了什么才这样做？难道只是为了要你着急？”

楚留香皱眉道：“这一点也正是我想不通的，蓉儿她们平时都乖得很……”

琵琶公主忽然冷笑道：“你虽然总是跑出去的，但她们却总是在家等你，所以你也认为她们是应该在家等你的，是吗？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她们本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。”

琵琶公主道：“你怎知道她们没地方好去？她们就算是你的看家狗，有时也会出去兜兜风的……”

她撇了撇嘴，冷笑道：“我若是蓉儿，知道你对我这么放心，我就会想法子要让你也着一次急，我等了你好几十次，几百次，也该让你等我一次。”

胡铁花“啪”的一拍巴掌，大声道：“这就对了，女人的心事，到底只有女人明白，你若让一个女人知道你对她已十分放心，她就偏偏要想个法子来折磨折磨你，她就算已真心对你死心踏地，可也不愿意让你这么样想的。”

琵琶公主冷冷道：“这只因为女人知道男人都是贱骨头，一个男人若知道有个女孩子已对他死心踏地，他就会觉得这女孩子没意思了，立刻就会去找别人的。”

胡铁花大笑道：“这话说得虽然未免刻薄，倒也不是完全没道理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她们这次跟黑珍珠出关，难道只是要我着急着急么？”

胡铁花笑道：“她们就算本来没这个意思，但被黑珍珠在旁边一煽火，也就被说动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但黑珍珠为何要将她们说动呢？”

琵琶公主又在旁撇起了嘴，冷笑道：“这道理你还不明白。”

琵琶公主扭过头不看他，冷冷道：“嘴里说不明白的人，心里一定是很明白的。”

胡铁花笑道：“但我却真的不明白。”

琵琶公主道：“她虽不知道黑珍珠是女的，但黑珍珠却知道他是男的，是吗？”

胡铁花笑道：“这一点倒用不着怀疑，除了母猩猩外，没有女的会

像他身上那么多毛病的。”

琵琶公主也忍不住“噗哧”一笑，但立刻又板起脸，冷笑道：“像他这么英俊，这么潇洒的男人，世上又有几个？黑珍珠的一颗芳心，说不定早已像剥鸡蛋似的剥出来给他了，而咱们这位既多情，又风流的花花公子，却偏偏变得笨了起来，竟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
第五十八章 复 辟

胡铁花接着笑道：“这对一个少女说来，非但是轻视，简直可以说是种侮辱，于是那位珍珠姑娘一怒之下，就要给我们这位花花公子一点苦头吃了，是吗？”

琵琶公主道：“再加上那位珍珠姑娘生怕再从此一别之后，就再也见不着这位花花公子，但这么样一做，就不怕他不乖乖地来找她。”

胡铁花拊掌大笑道：“有趣有趣，简直有趣极了，楚公子，你难道不觉得有趣么？”

楚留香板着脸道：“假如你舌头忽然断掉，那就更有趣了。”

姬冰雁却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，永远也长不大的，大人们有什么心事，他永远也不会知道。”

琵琶公主冷笑道：“你们这些大人先生们有什么了不得的心事，说出来听听呀！”

楚留香皱眉道：“我们本以为龟兹国的叛变，乃是黑珍珠在暗中主持，所以他才知道我和一点红的关系，才会将一点红找来。”

姬冰雁道：“如今我们既已知道黑珍珠和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么在暗中主持的人，就必定是石观音了，但石观音又怎会……”

琵琶公主不等他说完，就抢着道：“这就是你们大人先生们的心事么？依我看来，这件事简直太简单了，连三岁小孩子都能猜得到。”

楚留香和姬冰雁都在等着她往下说，她就接着道：“黑珍珠将楚留香的三位……三位亲人请到这里来，她的属下只怕已全都知道了，人多口杂，石观音更是耳目众多，这件事自然很快就会传入她的耳朵里，所以她就小小使了个手法，让楚留香以为那三位姑娘都已在她掌

握中，这么样一来，我们多情公子还敢轻举妄动么？”

姬冰雁瞧了楚留香一眼，苦笑道：“想不到有许多很复杂的事，被小孩子一说，倒变得简单起来了。”

琵琶公主也不理他，接着又道：“但她还怕楚留香不相信，所以就故意将一点红找来，你们这些诡计多端的大人先生们左思右想，认定只有黑珍珠一个人知道楚留香和一点红的关系，所以也就认定这件事乃是黑珍珠在暗中主使，那么苏姑娘们自然也就必定是在他们的掌握中，于是你们就乖乖地入了他们的圈套。”

她瞧见楚留香和姬冰雁都听得怔住了，忍不住得意地一笑，道：“你们看，这件事岂非本来就很简单么？只不过你们这些人自己的脑筋太复杂，总喜欢胡思乱想，相所明明很简单的事，也被你们想得复杂起来了。”

楚留香苦笑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必定还有另一个人知道我和一点红的关系了，所以他才能利用一点红叫我上钩，是吗？”

琵琶公主道：“现在你总算想明白了。”

楚留香皱眉道：“但知道我和一点红关系的人，除了黑珍珠外，却已死了呀！”

琵琶公主冷笑道：“遇见楚香帅，死人说不定也会复活的。”

她说这句话，本来是故意要气楚留香的，但楚留香听了，却像是忽然中了一箭似的，整个人都跳了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突听一阵急骤的蹄声响起，大漠上地质松软，他们听到蹄声时，奔马已到了近前，嘎然骚动。

胡铁花眼睛一亮，大喜道：“莫非是黑珍珠回来了？”

一句话未说完，楚留香等人已抢出帐外。

只见外面果然有三匹马，鞍未解，满身风沙。

这三匹马虽都是千中选一的良驹，但此刻却已有两匹累得倒下，嘴里往外直冒白沫，几乎已快被活活累死。

沙漠健儿，平日将这种好马看得简直比性命还重，但此刻竟没有一个人过来照顾这三匹马。

大家都围在东面第一座帐篷外，神情都兴奋得很，方才驰马而来的三个人，显然已被他们拥进了帐篷。

楚留香和胡铁花刚想赶过去瞧瞧，已有一人瞧见了他们，赶紧迎了过来，躬身陪笑道：“公子的四位朋友，小人们已都分别安置好了，正都在休息着，因为另外有远客来到，所以将军不能来陪公子饮酒，请公子恕罪。”

他说的“四个朋友”，就是受了伤的曲无容、一点红，和柳烟飞师兄弟两人，至于“将军”，自就是青胡子了。”

胡铁花忍不住道：“原来你们有远客来了，却不知是什么人呢？”

那人陪笑道：“公子只怕不会认得他们的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哦！”

那人又笑道：“其实，说起来他们并不能算是客人，而是小人们的雇主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雇主？”

那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自从老王爷去世后，小人们简直连生活都成了问题，是以不得不找些零星的事来做，也好维持这个局面。”

胡铁花不禁又动了好奇之心，笑道：“却不知他们雇各位是做什么事呢？”

那人陪笑道：“咱们做的事，就和中原镖客们做的差不多，这次也是件不足道的小事，而且前两天已办妥了。”

胡铁花还想再问下去，楚留香却已看出这人面有难色，于是他立刻拉过胡铁花，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兄弟也快去照顾客人吧，咱们自己会照顾自己的。”

回到帐篷里，胡铁花嘴里还是不停地在喃喃自语道：“咱们还是他们小王爷的好朋友，但他们却将这三个人瞧得比咱们还重要，这三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？”

楚留香笑了笑，道：“别人是什么来头，和咱们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他嘴里虽这么说，心里其实也觉得奇怪得很。

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像外面那么神骏的马却不多，但这三人却并没有加以珍惜，竟不惜将他们活活累死。

他们是有什么急事，竟要如此着急赶到这里？

还有，要雇用青胡子这样的人，那必定要有非常的代价，所去做的也是非常之事。

他们去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何要如此秘密？

这些话楚留香虽没有说出来，但姬冰雁却显然已猜出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两人对望一眼，姬冰雁忽然道：“我去瞧瞧一点红去。”

楚留香沉声道：“你最好小心些。”

要去瞧一点红，又何必小心呢？

胡铁花目光闪动，道：“我也想去瞧瞧他。”

姬冰雁道：“用不着你费心，你还是在这里喝酒吧！”

胡铁花忽然大笑道：“你们用不着瞒我，我跟你们两人交了二三十年的朋友，瞧见你们这种鬼鬼祟祟的样子，难道还猜不出你们在打什么鬼主意？”

楚留香望了望姬冰雁，苦笑道：“大人们别的事都可骗得过小孩子，但若想瞒住他们出去玩，一定会被他们发觉的，吵得你非将他们也带出去不可。”

琵琶公主抿嘴笑道：“想不到你还没有做爸爸，就有带小孩子的经验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突听又是一阵蹄声响起。

这一阵蹄声如雷，来的人至少也在五百骑以上，显然是因为发现前方有人，是以蹄声微微一停，但立刻又奔过来，分成左右两翼，成包抄之势，想将青胡子这批人四面包围起来。

姬冰雁沉声道：“这些人莫非是追那三个人来的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不错，他们不惜累死名马，原来为的是逃避追兵。”

胡铁花不等他们说完，早已冲了出去。

只见青胡子属下的战士们，已经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戒备森严，四方黄尘漫天，蹄声已渐渐停止。

胡铁花跺脚道：“有打架的事，那青胡子为什么不来找咱们？难道看不起咱们么？”

姬冰雁冷冷道：“他怎么知道你如此喜欢管人家的闲事？”

忽然间，一骑冲来，阵前勒马大叫道：“贵军是哪一国的战士？可曾瞧见三匹马逃来这里？”

这面立刻也有一人喝道：“你们又是哪一国的战士？为何在我军阵前摆下阵式？”

那人喝道：“我方乃是龟兹国兵马大总管，敏大将军麾下，逃的人乃是国王陛下的要犯，贵军如果将他们交出来，必有重赏，若是隐匿不报，少时大军一到，玉石俱焚，你们再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琵琶公主已尖声道：“不好，他们追的莫非是我爹爹么？”

她立刻向那帐篷奔了过去，大叫道：“爹爹……父王……是不是你来了？”

帐篷里钻出一个人来，果然是龟兹王陛下。

楚留香等人骤然瞧见他，固然是又惊又喜，龟兹王看到他们，却更是喜出望外，拊掌大笑道：“想不到各位都在这里，太好了，这真是太好了。”

琵琶公主伏在爹爹怀中，笑道：“但爹爹又怎会一个人到这里来的？”

龟兹王笑道：“你我父女不妨慢慢再叙家常，现在……”

他目光转向楚留香，道：“小王正要到他们阵前答话，不知三位壮士愿护送小王一行么？”

楚留香微笑躬身道：“在下等谨候差遣。”

龟兹王大笑道：“好极了！真是好极了！”

楚留香见到这昔日只知沉迷在酒色中，看来甚是懦弱无能的龟兹王，此刻竟是精神抖擞，红光满面，就像是忽然变了个人似的，他心里虽不免有些奇怪，但也知道此时此刻，不是问话的时候。

他们三个人，再加上青胡子，左右护卫着龟兹王，五匹马缓缓行出，那正在阵前耀武扬威，不住大呼的武士，立刻吃了一惊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龟兹王瞪着他，沉声道：“你还认得本王么？”

那武士昔年也是他帐前旧部，如今骤然见到旧主，不免又惊又愧，涨红了脸，呐呐道：“王爷弃国已久，小人……”

龟兹王微笑道：“你们虽弃本王，但本王却未弃你们。”

那武士的脸更红，垂首道：“小人身为军士，只知服从军令，如有冒犯之处，也非小人本意。”

龟兹王道：“好，我知道你们的为难之处，你也不必说了，去叫敏洪奎和洪学汉来和我答话吧！”

那武士道：“是。”

他一勒缰绳，纵骑而去，过了半晌，就见几匹马飞驰而来，先见面的正是敏将军、洪相公、和吴菊轩三人。

吴菊轩骤然见到楚留香又出现在这里，神色立刻变了，他再也想不到楚留香会自石观音掌握中逃出来的。

楚留香却瞧着他微微一笑，两人心里显然都有许多话要说，但在两军阵前，却不是他们的说话之处。

龟兹王一张很和善的脸，忽然变得威严凝重，沉声道：“敏洪奎、洪学汉，本王素来待你两人不薄，你两人为什么要犯上作乱，岂闻佞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”

敏将军的黑脸像是也红了红，洪相公却是神色不动，仰首大笑道：“王位并非天授，唯有德者居之，我等只不过替天行道而已，你若肯好生随我等回去，我等念在昔日的情份，非但绝不伤害你性命，而且还必定在王爷面前进言，赐你一席之地，让你安度余生。”

龟兹王怒道：“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，除了本王之外，还有谁敢称王？”

洪相公笑道：“不错，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，现在新王既已登基，你还不俯首称臣，岂非是不智之极。”